摩訶僧祇律卷第四十　　仕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一百四十一波夜提法之餘
佛住舍衛城尒時迦梨比丘尼安居
中受僧牀褥已而捨遊行諸比丘尼
以是因緣語大愛道瞿曇弥乃至荅
言實尒佛言汝云何安居中遊行從
今已後不聽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
比丘尼安居中遊行者波夜提安居
者前安居後安居行者下至聚落宿
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尼
安居中離界一宿波夜提若王難餘
方賊来者恐奪命若畏失梵行者去
無罪比丘尼安居中無有未聽羯磨
法為塔僧事而遊行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尒時比丘尼舍衛城安
居竟来詣比舍離往到跋陁羅比丘
尼親里家其家人問何處安居荅言
舍衛城問舍衛城何似好不比丘尼
言祇洹樹林華果茂盛池水清涼精
舍如是世尊住處如是尊者舍利弗
大目連如是須達居士如是梪越言
此是真出家今我跋陁羅此處生此

處長如無手足人初不肯出諸比丘
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
尒佛言汝云何安居竟而不遊行從
今已後不聽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
比丘尼安居竟不遊行者波夜提安
居竟者三月竟不遊行者乃至不出
聚落行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安
居竟乃至不離界一宿行波夜提若
羸老病不能行無罪是故世尊說佛
住舍衛城尒時偷蘭難陀語樹提言
此間安居即往檀越家數譽樹提比
丘尼賢善持戒汝當供養於是樹提
威儀庠序舉動視瞻不失儀法見已
生歡喜心乃至後嫌訶惱觸諸比丘
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
尒佛言此是惡事乃至已聞者當重
聞若比丘尼語比丘尼作是語阿梨
耶此處安居後嫌訶惱觸波夜提若
比丘尼語是中安居安居中惱觸惱
觸者若自身口若使人身口惱觸波
夜提若前人不持戒畏作非法難駈
遣無罪若式叉摩尼沙弥尼越比尼
罪乃至俗人越比尼心悔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尒時迦梨比丘尼到欲
安居時餘行去受安居已還房舍已
分竟方来索言是我房舍還我住者
言我已受不可得於是鬪諍有善比
丘尼呼言阿梨耶可就此房住人已
持巨摩柴草積聚房中先住者言阿
梨耶此不用物不須安即言賢善汝
買得此房耶荅言我當次得此僧房
若是僧房者我何以不安於是以身
口擾乱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
尊乃至荅言實尒佛言此是惡事汝
云何知他先安居已後来擾乱從今
已後不聽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
丘尼知比丘尼先安居已後来若自
擾乱若使人擾乱波夜提知先安居
者前安居後安居擾乱者若自身口
若使他身口擾乱波夜提若擾乱比
丘尼波夜提式叉摩尼沙弥尼越比
尼罪乃至俗人越比尼心悔是故世
尊說

佛住舍衛城尒時有比丘尼不先看墻
外擲棄大小便時有婆羅門新洗浴著
新淨衣巷中行正隨墮頭上婆羅門瞋

罵言衆多人子沙門尼汙我如是諸
比丘尼往白佛乃至答言實介世尊
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不審諦觀而
棄不淨從今已後不聽乃至已聞者
當重聞若比丘尼牆籬牆不觀擲棄不
淨波夜提牆者牆籬牆擲不淨者
大小便洟唾糞掃及洗手足水髮指
甲不觀者不先看而擲若欲擲棄物
時當先諦視若多人行者當待斷乃
擲若行人希者當彈指乃擲若不視不
彈指而擲者波夜提若比丘尼不視而
擲者越比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介時波斯匿王東園池
不禁比丘比丘尼入介時六群比丘
尼往彼園中作世俗語話大小便洟
唾生草上復以穢草裹不淨放池水
中明旦波斯匿王與後宮夫人共詣
園池遊觀時後宮人閉在深宮不出
来久始得一出遊戲悉怡喜踴競各
占顧生草此是我許而往捉之汙泥
其手謟水欲洗復見水上有裹便作
是念諸年少等聞我等出必裹衆香
以待我等即往捉取而汙其手即往

白王此是何物不淨如是王即呼守
園人問誰汚此園白言更無餘人昨
日六群比丘尼在中作俗人言戲而
去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佛
言此是惡事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
比丘尼生草上大小便波夜提若比
丘尼水中大小便波夜提比丘尼者
如上說草者一切草大小便洟唾波
夜提若雨時生草覆地者當在無草
處行若無空處者當在凡塼上乾草
木牛馬屎上人行處若復無者下至
一木枝令先墮木枝後墮草上若經
行處有草者當於經行頭安唾壺是
故世尊說比丘尼如上說水者有十
種如上說若水中大小便洟唾波夜
提若雨時水漫溢者當於高處大小
便若無是者當於凡石乾草木上牛
馬屎上若復無者當以草木枝承令
先墮木枝後墮水中若掘廁下有水
出者不得先於中大小便先令淨人
行然後比丘尼行若廁下有流水者
當安板木令先墮板上後墮水中若
船上行時有廁處者當安板木承令

墮拔上後墮水中若無拔者以木枝
承令先墮木枝上後墮水中是故世
尊說
佛住舍衛城尒時六群比丘尼遊行
勸化語女人言與我物欲為諸比丘
作食女人即與作是言全作食日語
我我當行食時請尊者舍利弗大目
連離波多劫賓㝹尊者羅睺羅復請
六群比丘數二坐一與長老比丘一
與六群比丘尒時長老比丘時到著
衣持鉢到舍次第而坐與尊者舍利
弗白米飯蒙巨羹酥乳酪如是轉與
麁食尊者目連與麁米飯摩沙羹油
乳餅比丘與赤米飯摩沙羹或有得
飯不得羹有得羹不得飯乃至尊者
羅云與赤米飯麻籽菜羹時諸女人
復持種種好食来問言與誰比丘尼
便以身障長老比丘示六群比丘與
白米飯好羹酥乳酪自恣與諸比丘
食已而去佛知而故問舍利弗得好
食滿足不荅言已食世尊如是三問
荅亦如是如是一一問諸長老比丘
荅皆如是乃至問羅云何故色力不

足得好食飽不答言世尊食油得力
食酥有色食麻籸菜無色無力問六
群比丘得好食不答言世尊我得白米
飯好美酥酪種種好食皆是姊妹信
心恩力佛言上座是誰答言尊者舍
利弗佛問舍利弗汝實尒不答言實
尒世尊佛言此非法食汝云何看是
擾乱比丘僧而入捨心舍利弗言若
世尊言是非法食者若一劫若過一
劫不可得消於是即取鳥鵰擿而吐
之佛言呼六群比丘尼來來已問言
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佛言此是惡事
汝云何知衆利迴與一衆從今已後
不聽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
知衆利迴與一衆波夜提比丘尼者
如上說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衆者
比丘衆比丘尼衆利者八種時藥夜
分藥七日藥終身藥隨身物重物不
淨物淨不淨物迴者選物向處已定
而迴與餘衆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
說若人來問我欲布施當施何處應
言隨汝心所樂處施若言何處功德
大當言施僧若問何處有好持戒僧

當言都無犯戒僧若言何處有比丘比
丘尼自守少事坐禪誦經不大遊行恒
使我得見此物得語言與其甲若比
丘尼知物向僧迴向巳尼薩耆波夜
提若迴向餘人波夜提衆迴向餘衆
波夜提耆屬迴向耆屬亦波夜提一
人物迴向一人越毗尼罪比丘迴衆
物與餘衆越比尼罪是故世尊說
數識隱處雜　離宿不遊行　安居後嫌責
安居巳後來　觸牆壁不淨　草木迴向僧
十四跋渠竟
比丘同戒七十不同戒七十一百四
十一波夜提修多羅說竟
明八提舍尼法初
佛住舍衛城尒時佛告大愛道如来
一時在舍衛城時六群比丘尼酥市
乞酥油市乞油蜜市乞蜜石蜜市乞
石蜜肉市乞肉魚市乞魚乳市乞乳
酪市乞酪而食為世人所譏云何沙
門瞿曇稱歎少欲毀呰多欲如比丘
緣中廣說瞿曇彌此比丘尼亦應如是
學瞿曇彌我一時住迦維羅衛釋氏
精舍聽病比丘尼索好食佛告大

愛道瞿曇弥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
恚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
尼不病爲身自索家乞酥若使人乞
若敢若食是比丘尼應向餘比丘尼
悔過如是言阿梨耶我墮可訶法此
法悔過是波羅提提舍尼法如是二
油三蜜四石蜜五乳六酪七魚八肉
爲身者自爲向身病者世尊說無罪
云何病老羸病服吐下藥刺頭出血
如是比病家者四種姓家酥者牛酥
水牛酥羊酥乞者若自乞若使人乞
若敢若食者是比丘尼應向餘比丘
尼悔過言阿梨耶我墮可訶法此法
悔過前人應問汝見此罪不答言見
汝莫更作我頂戴持波羅提提舍尼
者此罪應發露是名悔過若比丘尼
熱病須酥者得乞不得到不信家乞
當至有信家若乞食時見量酥人言長
壽無病答言阿梨耶欲得何物答言
乞食主人言我無食正有酥須酥者
與得取滿鉢亦得勸與餘人量油亦
得如是若風病起亦得乞油不得從
壓油家索應從有信家索若乞食見

量油人當言無病長壽言阿梨耶欲
須何物答言乞食我無食正有油須
者當與得取滿鉢無罪當時亦得勸
與伴如是蜜若木病時得乞蜜不得
至採蜜家家當到有信家乞乃至得
勸與伴如是石蜜若病醫言應服石
蜜得乞石蜜不得至石蜜家乞當到
有信家若乞食時見轢石蜜人乃至
得勸與伴若病醫言當服乳得乞乳
若乞食時見放牛家擧乳應言長壽
無病言阿梨耶欲得何物言我乞食
答言我無食正有乳須者得取若索
酪漿言無有酪漿正有乳得取若病
醫言當須酪得乞酪若乞食時見量
酪人語言長壽無病問言阿梨耶欲
得何物答言我乞食答言我無食正
有酪得取亦得勸與伴若乞酪下清
汁與酪者得取若比丘尼服吐下藥
醫言當須魚汁得乞若乞食時乞酪
漿得魚者得取若刺頭出血醫言須
肉得乞不得至屠兒家乞當詣有信
家乞若乞食時得索菜汁若言無菜
汁正有肉汁須者得取若自知我某

時常病發尒時藥必難得得預乞無
罪若不病時乞病時食越比尼罪病時
乞不病時食無罪病時乞病時食無
罪不病時乞不病時食波羅提提舍
尼不隨病者隨病食無罪隨病者不
隨病食越比尼罪隨病者隨病食無
罪不隨病者不隨病食出家人仰他
活命無罪是故世尊說酥油蜜石蜜
乳酪肉魚是名八比丘尼波羅提提
舍尼法竟衆學法廣說如比丘中唯
除六群比丘尼生草上水中大小便
餘者盡同七滅諍法現前比尼憶念
比尼不癡比尼自言比尼覓罪相比
尼多覓比尼布草比尼法隨順法如
上比丘中廣說比丘尼波羅提木叉
分別竟

明雜跋渠初　坐法者

佛住舍衛城尒時比丘尼初夜後夜
加趺而坐時有虵來入瘡門中諸比
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以是因緣往
白世尊佛言應與某甲藥虵不死而
還出即與藥而出佛言汝云何加趺
而坐從今已後不聽坐法者當屈一

脚以一脚跟掩瘡門若比丘尼加趺 摩訶僧祇律第卌卷 第三十張 仕
坐越比尼罪
尊席法者佛住舍衛城尒時比丘尼
敷尊席縫衣竹籤傷小便道血出諸
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
今日後不聽比丘尼坐竹席若縫衣
時若在講堂溫室巨摩塗地已縫衣
若無者當敷者牀上若膝上縫若於
竹尊席上坐越比尼罪是名席法
佛住舍衛城尒時偷蘭難陀與衆多
女人到阿耆羅河脫衣洗浴比丘尼
先出取女人莊嚴腰物纏腰已語女
人言看我好不諸女人言我食欲人
纏腰使細欲令夫主愛念阿梨耶用
是何為比丘尼聞已以是事具白大
愛道乃至答言實尒世尊佛言此是
惡事從今已後不聽比丘尼纏腰若
用女人纏腰物纏腰越比尼罪若有
癖瘡纏腰無罪
佛住舍衛城尒時偷蘭難陀比丘尼
共衆多女人到阿耆羅河邊脫衣放
一處入水洗浴先出岸上著女人嚴
衣語諸女人言看我宜著不女人言

摩訶僧祇律第四十卷 第[illegible]張 丁

我是俗人著此已欲令夫主愛念汝
用者是為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
世尊乃至荅言實尒佛言從今日後
不聽著襏衣襏衣者珂貝琉璃真珠玉
金銀摩尼如是比莊嚴陰衣不聽著
下至結縷作陰衣相越比尼罪若陰
上有癰瘡裹者無罪是名襏衣佛住
舍衛城乃至洗浴先出著女人莊嚴
服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
至荅言實尒佛言從今日後不聽著
女人莊飾服女人服者頭上光鑠額
耳鐶鈴瓔珞指鐶辟釧腳釧如是比一
切女人嚴飾服不聽著若著者越比
尼罪若身有癰瘡以藥塗纏無罪是
名女人嚴飾服
佛住舍衛城尒時比丘尼度釋種女
摩羅女梨車女大富家女合嚴飾服
而度出家時諸貧家有女出門及節
會日行來皆從借賃為世人所譏此
賃衣人非出家法諸比丘尼以是因
緣往白世尊乃至荅言實尒佛言從
今日後不聽合女人嚴飾服度出家
當令捨已而度捨者若女人來欲出

家者應令捨俗人嚴身具若作是念
某時或穀貴乞食難得或老病當須
湯藥女人少能得物當置人家若女
人持俗嚴飾服來合度出家者越比
尼罪是名合嚴飾服出家
佛住舍衛城尒時釋種女摩羅女梨車
女貴人女將使人出家使人端正令與
外人交通以自活命為世人所譏此
非出家人是婬女可諸比丘尼以是
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尒佛言
汝云何畜婬女以自活命從今日後
不聽畜婬女活命若畜者越比尼罪
是名婬女佛住舍衛城尒時世尊制
戒不聽畜婬女尒時比丘尼便私畜
園民女於外婬蕩以自活命為世人
所譏此非出家法是婬女可比丘尼
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尒
佛言從今日後不聽私畜園民女使
人女作婬女以自活命若畜者越比
尼罪是名園民女佛住舍衛城尒時
有年少比丘尼端正乳出人見皆笑
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佛乃至答
言實尒佛言從今日後當作僧祇支

作法者如上說應先著覆乳衣然後
著餘衣若不著僧祇支越比尼罪有
而不著亦越比尼罪是名僧祇支法
佛住毗舍離如跋陁羅比丘尼緣中
廣說佛言不聽裸身浴當用浴衣不
聽裸形入河若池水中浴當著雨衣
若裸浴越比尼罪若避隱處無人處
裸浴無罪是名浴衣法
坐法并衬席　纒腰覆𧝒衣　著俗嚴飾具
合嚴飾具度　使人園民女　僧祇支浴衣
雜跋渠初竟
佛住舍衛城尒時比丘尼住處與俗
人隣壁比丘尼欲心起自手拍陰時
丈夫聞聲即語婦人言此是何聲答
言不知何故作此聲耶其丈夫言此出
家人修梵行欲心起不能自制拍陰
聲耳諸比丘尼聞已以是因緣往白
乃至佛佛言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佛言
從今已後不聽拍陰拍者手拍若拘
鉢拍若鍵鎡拍以歌欲心者越比尼
罪是名手拍
佛住舍衛城尒時比丘尼欲心起作
胡膝身生縛著牀脚後失火恐燒牀

褥故出之時俗人看火起何處被燒
何處不被燒見已嫌訶云何出家人
作此惡事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
乃至答言實尒佛言從今日後不聽
作胡膠形胡膠形者若胡膠作若銅
鉛錫白鑞若牙若蠟蜜如是比作身
生以歌欲心者偷蘭遮是名胡膠形
佛住舍衛城尒時大愛道往至佛所
頭面礼足却住一面時大愛道白佛
言世尊女人形臭得聽洗不佛言得
洗時比丘尼洗外內猶故臭以是因
緣往白乃至言得洗內不佛言得洗
洗法者得齊一指節不得令過若過
洗以歌欲心者偷蘭遮是名洗法
佛住舍衛城尒時比丘尼有月期汙
牀褥大愛道往詣佛所白佛言世尊
得作月期不淨衣不佛言得當持故
布作不得堅物作又不得深內作婬
欲想當軟物障小便道若用堅物深
內以歌欲心者偷蘭遮是名月期衣法
佛住舍衛城尒時比丘尼往女人
洗浴處浣月期衣女人嫌言是沙門
尼汙此水赤乃如是諸比丘尼以是

因緣往白乃至佛言從今日後不聽
女人洗浴處浣月期衣若浣者越比
尼罪是名女人浣月期衣法
佛住舍衛城尒時世尊制戒不聽女
人洗處浣月期衣便往男子洗處浣
乃至若比丘尼往男子洗處浣者越
比尼罪是名男子法佛住舍衛城尒
時世尊制戒不聽男子洗浴處浣月
期衣時比丘尼到客浣衣處浣乃至
不聽客浣衣處浣月期衣當取餘
凡器中於屏處浣浣時不得持水灑
地當著水瀆中無人見處衣當曬令
乾後須時當用若比丘尼於客浣衣處
浣月期衣者越比尼罪是名客浣衣處
佛住舍衛城尒時比丘尼欲心起以
小便道承懸注水即失不淨心生疑
悔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往白
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以小便道
承懸注懸注者水懸注下若比丘尼
於懸注水中浴時當持衣物遮若以
小便道承懸注水屋簷漏水以歌欲
心者偷蘭遮若於懸注水屋簷漏浴
者不得以身向水當背上若以身向

水以歌欲心者偷蘭遮是名懸注水
佛住舍衛城尒時比丘尼於急流水
中浴欲心生逆水而行失不淨諸比丘
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從今日後不
聽於急流水中逆水觸小便道流水
者若山水若急流水若向流逆水以
歌欲心者偷蘭遮若於急流水洗時
不得向流當背若向流者越比尼罪
是名流水佛住舍衛城尒時比丘尼
種種觸身出精或蕪菁根葱根種種
諸根內小便道中出精比丘尼以是
因緣往白乃至從今已後不聽若比
丘尼用蕪菁根葱根內小便道中出
精以歌欲心者偷蘭遮是名根
拍陰胡膠形 齊節月期衣 安人洗處洗
男處洗亦然 客洗衣處洗 懸注及急流
種種根出精 第二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尒時諸比丘集不知作
舉羯磨令比丘尼作已比丘尼心生
疑悔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
白世尊佛言此上尊衆汝云何與作
舉羯磨從今已後不聽與比丘作舉
羯磨若比丘中都無能者得授使誦

作羯磨時著不得著還授無罪若比

丘尼與比丘作羯磨者越比尼罪比
丘得與比丘尼作羯磨無罪是名羯磨
佛住比舍離尒時跋陀羅比丘尼晝
憍奢耶衣到親里家道路值暴雨如
視水精舉見身體衆人圍遶欲看共
是蹲地依止弟子在邊而障諸比丘
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答言實尒世
尊佛言從今已後比丘尼不聽著憍
奢耶衣憍奢耶者有二種一者生二
者作生者細絲作者紡絲者細絲憍
奢耶越比尼著紡絲越比尼心悔比
丘著無罪
佛住舍衛城尒時偷蘭難陀比丘尼
大乳著一僧祇支於閤上經行俗人
遥見自相謂言看是似如木上浮鉢
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佛言
從今日後當作覆肩衣覆肩衣者廣
疊拖覆肩上若不作不著越比尼罪
不聽比丘尼高處著一重僧祇支經
行若屏處著一重僧祇支無罪是名
僧祇支
佛住舍衛城尒時釋種女摩羅女祇

車女貴勝家女出家善知莊嚴有好
女娶婦皆借倩莊嚴得好飲食為世
人所譏此非出家人是客莊嚴人耳
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佛言
從今已後不聽莊嚴女人莊嚴者梳
頭莊眼粉面朱脣著嚴飾服以自活
命者越比尼罪若有頭痛眼痛得磨
著藥無罪是名莊嚴法
佛住舍衛城尒時釋種女摩羅女大
姓家女出家種優鉢羅華取而賣之
為世人之所譏此非出家人此是賣華
女耳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
乃至答言實尒佛言從今已後不聽
種華賣以自活命若比丘尼種優鉢
羅華以自活命者越比尼罪為塔為
供養佛故無罪是名優鉢羅華
佛住舍衛城尒時比丘尼種須曼那
華乃至為塔供養佛故無罪
佛住舍衛城尒時世尊制戒不聽種
華樹尒時釋種女摩羅女出家結華
鬘賣以自活命為世人所譏此非出
家人此是賣華鬘女耳諸比丘尼以
是因緣往白乃至佛言從今日後不

聽結華鬘鬘者優鉢羅華摩梨華
須曼那華結作鬘賣活命者越比尼
罪若佛生時大會菩提大會轉法輪
大會阿難大會羅睺羅大會五年大
會檀越言阿梨耶佐我結鬘尒時得
結種種鬘無罪是名結鬘法
佛住舍衛城尒時釋種女摩羅女梨
車女出家紡縷而賣為世人所嫌此
非出家人此是賣縷人也諸比丘尼
以是因緣往白乃至佛言從今已後
不聽紡縷紡縷者劫貝縷芻摩縷舍
耶縷舍那麻縷紡縷賣活命者越比
尼罪若欲作漉水囊腰帶紡者無罪
是名紡縷法
佛住舍衛城尒時須提那死婦出家
其婦常欲使罷道時比丘尼入聚落
乞食婦遥見之即欲捉取便走入一
大家內語婦人言異事幾當壞我梵
行問何故荅言婦欲罷我道婦人言
莫恐我當相護比丘尼言我欲向和
上邊去婦人言汝欲去者當著俗服
假異標相乃可得脫即著辟釧耳鐶
俗人服飾又將四五人侍從而去其

耕於外見之念言此非比丘尼是俗
人耳到住處已諸比丘尼呵言汝何
故著此衣言我欲取我方便自護
故假著此耳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
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比
丘尼來來已佛問汝實介不答言實
介佛言汝云何壞威儀從今已後不
聽壞威儀若決定壞威儀者非比丘
尼若方便自護故壞威儀越比尼罪
故名比丘尼若比丘尼決定壞威儀
者偷蘭遮若方便自護無罪

羯磨憍舍耶　僧祇支客嚴　種花須鼻那
結縷并紡縷　壞威儀最後　第三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介時偷蘭難陀比丘尼
乞食詣一大家時有婦人墮胎語言為
我棄之答言不能又請我當願介許
物即取以鉢盛之而去時大迦葉乞
食恒作此念最初得食當施與若比
丘比丘尼見此比丘尼已語言取鉢
来即覆不示又復更呼亦復不示大
迦葉性有威風厲聲而喚即戰怖而
示見已言咄汝何故作此惡法時大
迦葉語諸比丘尼諸比丘尼以是因

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尒佛言此
是惡事非法汝云何覆鉢從今日後
不聽覆鉢復不聽露捉得食已當覆
若見比丘時當舉覆示之若露持
鉢越比尼罪見比丘不示亦越比尼
罪是名鉢事

佛住舍衛城尒時有大臣犯王法其
家財物盡應沒官王即遣人守護時
偷蘭難陀比丘尼乞食次到其家婦
人語言阿梨耶我家有事犯王罪應
至死財物入官我欲寄少寶物嚴飾
之具若我得脫當相顧直我若死者
即持相施時此比丘尼即與鉢盛雜寶
覆已而去時守門人見之問言鉢中
何物而不示之又復叱喚畏而示之
比丘尼聞已往白乃至答言實尒佛
言從今日後不聽覆鉢寶物若有犯
官事未被取録又未籍其財尒時寄
者得取若王取攝又籍其財應語言
世尊制戒不得受是若言我與塔與
僧施汝得取得已不得覆上而去當
露持去若有問者當言塔物僧物我
物若聽去者善若不聽者當還是名

覆鉢法　

佛住舍衛城尒時比丘尼作廁以物覆上諸女人持死胎放中後有賊人旃陀羅抒廁見已言是沙門尼自墮胎擲中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佛言從今日後不聽覆廁當開口作若閉口作者越比尼罪是名廁法

佛住舍衛城尒時釋種女摩羅女於浴室中浴時有年少入中壞其梵行諸比丘尼語大愛道乃至從今日後不聽入浴室若病者得房內然火油塗而揩若比丘尼入浴室浴者越比尼罪是名浴室法

佛住舍衛城尒時未制戒比丘尼向練若處聚落中未有住處時五百比丘尼大愛道為上首於王園中住諸釋種女摩羅女年少端正有諸年少初夜伺便欲捉比丘尼見已乘空而去中夜復來亦復如是後夜復來中有鈍根不時入定及睡眠者不得即去為所侵掠大愛道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比丘尼在阿練若處住若四衆集竟夜說法者得

摩訶僧祇律[illegible] 第[illegible]張 往

住余時不得在屏處若比丘尼阿練
若處住者越比尼罪是名阿練若處
比丘受迦絺那衣非比丘比丘尼
受迦絺那衣非比丘捨非比丘
尼比丘尼捨非比丘比丘尼阿提
阿鞞提訶曾非比丘比丘尼阿提
訶曾阿鞞提訶曾非比丘
羼鉢若囊鉢　開廁入浴室　阿練若處住
比丘受迦絺　非是比丘尼　比丘捨迦絺
非是比丘尼　第四跋渠竟
食於比丘不淨比丘尼淨比丘尼不
淨比丘淨比丘得使比丘尼授食除
金銀及錢五生種火淨比丘尼得從
比丘受食除金銀及錢火淨五生種
有三因緣非比丘何等三心決定捨
戒有實事僧驗出形轉為女是名三
非比丘應遣詣比丘尼精舍不得共
比丘尼同覆障應別若後還得男根
者當還比丘僧中故名具足亦復本
歲有三因緣非比丘尼何等三心決
定壞威儀有實事僧驗出轉形為男
如比丘中說比丘尼無有作戒食法
一坐足自恣食

佛住舍衛城阿耆羅河彼岸請二部
僧食比丘比丘尼俱欲渡比丘言世
尊制戒不得共船載比丘二人三人
輕船而渡渡盡比丘尼渡渡已問歲
數日時已過時大愛道失食飢羸到
世尊所頭面作礼却住一面佛知而
故問何故飢色即以是事具白世尊
佛言從今日後上座八人當次第如
法餘者隨到而坐若五年大會多人
集比丘尼上座八人當次第坐餘者
隨意坐若八人不隨次第坐越比尼
罪是故世尊說
二衆淨不同　三非比丘僧　三非比丘尼
無殘八上座　第五跋渠竟
比丘雜跋渠中別住蒜傘蓋乘刀治
革屣同牀臥坐伎樂九事應出不說
餘十三跋渠殘比丘尼別五雜跋渠
威儀中阿練若浴室廁屋縫衣蕈麁
出不說餘盡同比丘尼二部修多羅
及學五百戒世尊分別說戒序八波
羅夷十九僧伽婆尸沙三十尼薩耆
波夜提百四十一波夜提八波羅提
提舍尼六十四衆學七止諍法法隨

順法偈在後比丘尼比尼竟

摩訶僧祇律私記

中天竺昔時暫有惡王御世諸沙門
避之四奔三藏比丘星散惡王既死
更有善王還請諸沙門還國供養時
巴連弗邑有五百僧欲斷事而無律
師又無律文無所承案即遣人到祇
洹精舍寫得律本于今傳賞法顯於
摩竭提國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
王精舍寫得梵本還揚州以晉義熙十
二年歲在丙辰十一月於鬪場寺出
之至十四年二月末都訖共禪師譯
梵本為秦焉鼓記之佛泥洹後大迦
葉集律藏為大師宗具持八万法藏
大迦葉滅後次尊者阿難亦具持八
万法藏次尊者末田地亦具持八万
法藏次尊者舍那婆斯亦具持八万
法藏次尊者優波崛多世尊記無相佛
如降魔因緣中說而亦能具持八万
法藏於是遂有五部名生初曇摩崛
多別為一部次弥沙塞別為一部次
迦葉維復為一部次薩婆多薩婆多
者晉言說一切有所以名一切有者

自上諸部義宗各異薩婆多者言過去未來現在中陰各自有性故名一切有於是五部並立紛然競起各以自義為是時阿育王言我今何以測其是非於是問僧佛法斷事云何皆言法應從多王言若尒者當行籌知何衆多於是行籌取本衆籌者甚多以衆多故故名摩訶僧祇摩訶僧祇者大衆名也

佛說犯戒罪報輕重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陁竹園尒時尊者目連晡時從禪定覺往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却住一面時尊者大目連白佛言世尊意有所疑今欲請問唯願聽許佛告目連聽汝所問當為汝說目連即白佛言世尊若比丘比丘尼無慚愧心輕慢佛語犯衆學戒如是犯波羅提提舍尼波夜提偷蘭遮僧伽婆尸沙波羅夷得幾不饒益罪唯願解說佛告目連諦聽諦聽當為汝說若比丘比丘尼無慚無愧輕慢佛語犯衆學戒如四天王壽五百歲墮泥犁中於人間數九

百千歲佛告目連若無慚無愧輕慢
佛語犯波羅提提舍尼如三十三天
壽千歲墮泥犁中於人間數三億六
十千歲佛告目連無慚無愧輕慢佛
語犯波夜提如夜摩天壽二千歲墮
泥犁中於人間數二十億四十千歲
佛告目連無慚無愧輕慢佛語犯偷
蘭遮如兜率天壽四千歲墮泥犁中
於人間數五十億六十千歲佛告目
連無慚無愧輕慢佛語犯僧伽婆尸
沙如不憍樂天壽八千歲墮泥犁中
於人間數二百三十億四十千歲佛
告目連無慚無愧輕慢佛語犯波羅
夷如他化自在天壽十六千歲墮泥
犁中於人間數九百二十一億六十
千歲時尊者目連聞佛所說歡喜奉
行

爾時目連即說偈言

因緣輕慢故　命終墮惡道　因緣修善者
於此生天上　緣斯修福業　離惡得解脫
不善觀因緣　身壞入惡道

摩訶僧祇律卷第四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